



文献论 载体论 目录论
版本论 校勘论 辨伪论
辑佚论 编纂论 专题论

Jidian Wenxian Xu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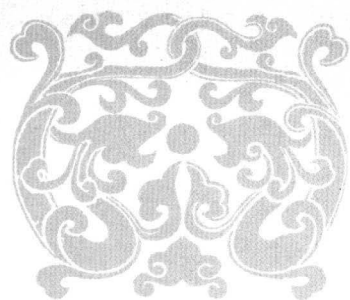
陈广忠 王军 程水龙
徐志林 编 著

古典文献学



黄山书社

古典文獻學



陈广忠 王军 程水龙
徐志林 编 著

Gudian Wenxian Xue

黄山书社

辑佚论

校勘论

版本论

校勘论

目录论

辨伪论

辨伪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典文献学 / 陈广忠等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
2006.8

ISBN 7-80707-387-X

I. 古... II. 陈... III. 古文献学 IV. 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9577 号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 安徽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5.25 字数: 380 千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 册

定价: 32 元

自序

“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对‘走进’中华文明领域发生莫大兴趣”。^①

进入20世纪以来,世界上正在涌动着一种新的潮流,这就是“中国热”。风水轮流转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,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,受尽西方文化摧残的东方文明,再一次焕发了青春。这是从大唐盛世以来,地球上的各色人等,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。中华文明,博大精深。既可以治国平天下,又可以修身齐家。而寻其根底,就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。编撰这部《古典文献学》的目的之一,就是给有志于探求中国文献宝藏的研究者,充当一个进入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化殿堂的引导。

战国道家旗手庄子有这样的名言:“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,殆已。”(《庄子·养生主》)人生是短暂的,而对大千世界的认识,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。以如此有限的时间和精力,去穷究中国10万种文献,那无疑是以管窥天。因此,本书的作者,不揣浅陋,发一孔之见,而成此篇;其中立论、材料、行文的讹误,则是不可避免的。“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”。儒家亚圣孟子说过:“尽信《书》,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,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这部奉献给世人的作品,能够对读者有“二三策”的启迪,就已经达到目的了。

^① 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,谭中《到不了彼岸的‘去中国化’》,《参考消息》,2005年6月14日。

学术贵在创新。五千年来的历代学术创新者,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。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自然天道观,儒家鼻祖孔子的仁学思想,战神孙子的兵书战策,浸透爱国情结的屈原《离骚》,“史家之绝唱”的司马迁《史记》……这些具有独到的思想体系、独立的思维模式、独特的文章架构,成就一家之言,而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。本书力求创新,不愿拾人牙慧。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、郑鹤春兄弟编出《中国文献学概要》以来,经过众多学者七十余年的孜孜求索,对“文献学”范畴的认识,已无根本的分歧,想要标新立异,难于上青天。尽管如此,本书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也尽力反映出作者自己的观点。比如:东汉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中认为《楚辞》定名于西汉刘向,本书认为在刘向之前的120年,《楚辞》之名已经成立;对清代文献学家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关于“篇卷”的阐述,表示了异议;对杜泽逊《文献学概要》中列为“精校精注本”的杨伯峻《列子集释》、刘文典《淮南鸿烈集解》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;对《文献学辞典》中关于“经折装”、“旋风装”、“梵夹装”的解释,对程千帆、徐有富《校雠广义·版本编》中关于“善本”的定义,表明了作者的意见,等等。当然,这些诸多的观点,不过是班门弄斧。但至少说明,著者不是随波逐流者。

学术重在经世致用。清代文献学家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大力倡导“经世致用”的学术思想,反对崇尚空谈的陋习。这一思想,实则中国文献整理、研究者的悠久传统。从老祖宗孔夫子整理六经开始,刘向、刘歆典校群书,就遵循学问有益于社会的准则。只有为社会所接受,方能世代相传。权势与金钱学术,只能是过眼烟云。打开7部正史《艺文》、《经籍》之“志”,以“六艺”为中心的历代经学研究,无疑是中国古代文献的主流,但是也成为封建权贵、文人获取名利、地位、官爵、财富的敲门砖;真正有价值、为世所用的能有几部?连篇累牍的废话、空话、大话、假话,岂能流传千古?本书向往“致用”。作为高校教材项目,首先要为教学服务。从教学方面来说,必

须符合科学性、知识性、系统性的要求；作为研究项目，则要建立理论体系，设计篇章结构，探索内部规律，体现九“论”之意旨。而倡扬皖派朴学之风，抛弃空疏之论，则是本书遵循的准则。

文章不怕千次磨。许慎著《说文》、扬雄编《方言》、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、李时珍修《本草纲目》等，二三十年磨一剑，其书乃终生智慧之结晶，成不朽之大业。尽管如此，其书仍漏洞迭出。本书之编写，虽师生协力，历经五载，数易其稿，然而“磨”的功夫相差甚远。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，急功近利，杀鸡取蛋，如果几十年才能拿出一样东西，只能喝西北风。因此粗制滥造、抄袭拼凑的垃圾文章，比比皆是。此非学者之责，乃世风之过也。丑媳妇不怕见公婆。这部著作终究要面对读者，就让社会来品头论足罢！——这也正是作者所祈盼的。

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，是个颇讲“风骨”的人。《郑板桥全集·家书叙》中有这样的妙文：“板桥诗文，最不喜求人作序。求之王公大人，既以借光为可耻；求之湖海名流，必至含讥带讪，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，总不如不叙为得也。”故自为序。

陈广忠

2005年6月序于安徽大学草野居

目 录

自 序	(1)
第一章 文献论	
第一节 文献概述	(1)
第二节 文献的来源	(7)
第三节 文献的架构	(21)
第二章 载体论	
第一节 甲 骨	(44)
第二节 吉 金	(52)
第三节 刻 石	(59)
第四节 简 牍	(65)
第五节 缣 帛	(77)
第六节 纸 张	(81)
第三章 目录论	
第一节 目录概论	(95)
第二节 解题目录	(106)
第三节 史志目录	(110)
第四节 私家目录	(117)
第五节 其他目录	(126)
第四章 版本论	
第一节 版本概述	(131)
第二节 版本鉴定	(157)
第三节 善 本	(170)

第五章 校勘论

- 第一节 校勘概说 (181)
- 第二节 校勘方法 (194)
- 第三节 校勘结果的处理 (205)
- 第四节 官私校书与校勘学要籍 (209)

第六章 辨伪论

- 第一节 伪书概说 (221)
- 第二节 古书辨伪 (227)

第七章 辑佚论

- 第一节 辑佚概说 (246)
- 第二节 辑佚的前提:亡佚 (253)
- 第三节 辑佚研究与成果 (255)

第八章 编纂论

- 第一节 编纂概说 (264)
- 第二节 古代丛书 (273)
- 第三节 古代类书 (290)
- 第四节 古代政书 (301)
- 第五节 总集、别集与文论 (309)
- 第六节 “十三经”汇刊 (331)
- 第七节 子书合编 (343)
- 第八节 “二十五史”及其它 (345)

第九章 专题论

- 第一节 小学类文献 (360)
- 第二节 儒、释、道文献 (392)
- 第三节 科技类文献 (416)
- 第四节 艺术类文献 (441)
- 第五节 地理类文献 (464)
- 第六节 法律及军事文献 (470)

第一章 文献论

第一节 文献概述

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,文字的出现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可以说,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强大推动力。中国古老文字的出现,可以追溯到二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。宁夏中卫大麦地有 3172 组 8453 个岩画个体图形,其中有一千五百多个图画文字。在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,距今五千年左右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,就出现了 27 种刻划符号。而早于半坡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,则发现七十多种刻划的彩绘符号。这应是汉字起源阶段的文字。在距今四千至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,发现了四种比较复杂、造形抽象的符号。有的与商周甲骨文十分相近。可以说,这些陶器都与汉字起源密切相关。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的甲骨文时期,汉字已经完全成熟。这样,中国最古老的“文献”便产生了。

一 文献释义

论及“文献”,就不能不提到《文献》杂志社于 80 年代中期组织的“关于文献和文献学问题的讨论”。那场讨论以“文献”一词为核心,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、本义与今义等方面的问题,从文字、训

诂、语法、文化、历史以及相关学科的角度,进行阐释分析,以期达到“正名”的目的。然而众说不一,那场讨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,至今仍未形成一个能达成共识的界说。

“文献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:“子曰:夏礼吾能言之,杞不足征也;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征也,文献不足故也。足,则吾能征之矣。”《礼记·礼运》中记载:“言偃复问曰:‘夫子之极言礼也,可得而闻与?’孔子曰:‘我欲观夏道,是故之杞,而不足征也,吾得《夏时》焉;我欲观殷道,是故之宋,而不足征也,吾得《坤乾》焉。《坤乾》之义、《夏时》之等,吾以是观之’。”郑玄注:“得夏四时之书也,其书存者有《小正》”,“得殷阴阳之书也,其书存者有《归藏》。”知孔子所得为《夏小正》及三《易》之一的《归藏》,为夏、殷二代文书典籍,但不是“礼”。今天通行的“文献”一词,与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孔子使用的“文献”相比,其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在古代,“文献”作为一个合成词,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“文”是指典籍,即国家法典、典策和书籍的统称。《说文》:“獻,宗庙犬名羹獻,犬肥者以獻之。从犬,虜声。”依许慎之说,此字可分为两义:其一,古代作为宗庙祭祀用犬的专称。其二,有进献义。这都与“文献”之“献”义无关。这里的“献”,指的是贤人,当是“献”的假借义。引申指见识广、读书多并且熟悉掌故的人。孔子所说的“文献”,东汉学者的理解还是如此。如魏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东汉郑玄注云:“献,犹贤也。我不以礼成之者,以此二国(杞、宋)之君,文章贤才不足故也。”郑氏用“文章”训释“文”,以“贤才”解释“献”。其实,在古代典籍里,训“献”为“贤”,绝不仅此一例。《溢法》云:“聪明睿智曰献。”又《尚书·皋陶谟》:“万邦黎献。”伪孔《传》:“献,贤也。”又《尚书·酒诰》:“汝劼毖殷献臣”,“越献臣,百宗工。”句中的“献”字,传疏皆训“贤”之意。

郑玄“文献”之训,被后学所继承。《汉志》唐颜师古注:“征,成也。献,贤也。”南宋朱熹《四书集注》:“文,典籍也;献,贤也。”清人

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：“文谓典策，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。”近人刘师培《文献解》云：“仪、献古通。书之所载谓之文，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；身之所习谓之仪，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。仪之于文，对文则异，散文则通。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，谓夏殷简册不备，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人也。”^①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仪，贤也。”刘师培以为“仪”、“献”通假，“仪”有“威仪”之意，即礼也。那么“献”不足，即“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”，与刘宝楠训“献”为“秉礼之贤士大夫”，其义相似。

“献”在保藏、传播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。由于他们的口耳相传，才使许多重要典籍得以产生，并流布开来。这在中国、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中都是如此。《尚书·洪范》云：“惟十有三祀，王访于箕子。箕子乃言曰：‘我闻在昔，鲧堙洪水，汨陈其五行……天乃锡禹洪范九畴。’”《洪范》是一篇讨论治国的重要文献。《洪范》即大法。公元前1066年，周武王消灭商纣王，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。周武王“访”“献”，箕子就把自己“闻”的故事及《洪范》，介绍给武王。史官记录下来，便成为这篇著名文献。《诗·小雅·皇皇者华》，其小序云：“《皇皇者华》，君遣使臣也。送之以礼乐，言远而有光华也。”派遣的“使臣”，即访“献”之臣。其活动有：“周爰咨諏”、“周爰咨谋”、“周爰咨度”、“周爰咨询”。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：“访问于善为咨，咨亲为询，咨礼为度，咨事为諏，咨难为谋。”国君派使君访问贤人，求取善道。可知古代“文”“献”是各有专指，“文”是典籍，“献”是贤人，合而用之，是将“书”和“人”结合在一起。到了后代，文字承载信息越来越大，书籍的作用便日益凸现出来，而作为“献”人的作用，便降为次要的了。

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》自序里曾将“文献”两字解释为相互关联的概念，即是“信而有证”的两类史料：“凡叙事则本之经

① 刘师培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，民国二十三年宁武南氏校印。

史,而参之以历代会要,以及百家传记之书,信而有证者从之,乖异传疑者不录,所谓文也;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,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,以至名流之燕谈,稗官之记录,凡一话一言,可以订典故之得失,证史传之是非者,则采而录之,所谓献也。”在这里,“文献”的含义已逐渐接近现代“文献”应有的外延,虽说“献”仍与“臣僚”、“诸儒”、“名流”、“稗官”有很大关系,但已是其“评论”“记录”“奏疏”之类的文字史料了。尽管他这里是用“文献”作为书名,但和现代意义上的“文献”还是有差别的。他是指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,比古代“文献”要广泛得多。

据《文献学导论》的作者考证,马端临不是最早使用“文献”作为书名的。金代耶律履,曾为参知政事,谥“文献”,并有《文献公集》15卷行世。其子耶律楚材(1190年—1244年)去世10年后,马端临才出生。因此《文献公集》是最早使用“文献”作书名的。本书认为,《文献公集》出版时间不明,尚无法确定两书时代的先后。

二 文献与文献学

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,历史典籍浩如烟海,数量之多,内容之丰富,为世界所罕见。据初步估计,现存古籍总数在十万种以上。文献典籍记录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,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的真实写照。历史发展到今天,学者们也都力图给“文献”下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定义,让它既能包括历史的文献又能涵盖现代的文献。

《辞源》:“文,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;献指多闻熟悉掌故的人。后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。”《辞海》(缩印本珍藏本):“原指典籍与贤者。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。今为记录有关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,即用文字、图像、符号、声频、视频等手段以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(如纸张、胶片、磁带、磁盘、光盘等)。”1983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·文献著录总则》之文献

定义是：“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。”现代对“文献”定义内涵的规定，含有四个要素：①一切载体。②文字、图像、音频等记载手段。③知识信息。④记录。那么，广义的“文献”，是指将人类全部的知识信息，用文字、符号、音像等记录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结合体。它不仅包括过去的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，还包括现在以及将来可能会产生的“文献”资料。狭义的“文献”，是专指所有有价值的历史资料。它不仅包括一切图书资料，还包括部分承载知识信息文物资料。在我国，狭义“文献”即是古典文献。这样，就把两个内容排除在“文献”范围之外：其一，即“献”者。指掌握一定知识信息的人。其二，“文物”中没有符号记录的物质，如金石器皿之类。《辞源》中包括“图书文物”，其定义尚需推敲。

“文献学”这个专有名词，大约产生在近代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“清代史学极盛于浙，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。斯同则宗羲弟子也。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，亦私淑宗羲，言‘文献学’者宗焉。”^①此书完成于1920年。他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也认为：“明清之交各大师，大率都重视史学——或广义的史学，即文献学。试一阅亭林、梨洲、船山诸家著述目录，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。”^②梁启超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：其一，“文献学”的说法已经成立。其二，“文献学”的概念可能在梁氏之前就有人使用了。其三，彼时的“文献学”，仅是指史学或史学文献。而把“文献学”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研究的，是郑鹤声、郑鹤春合著，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《中国文献学概要》。书中把“文献学”解释为：“结集、翻译、编纂诸端，谓之文；审订、讲习、印刷诸端，谓之献。叙而述之，故曰文献学。”本书涉及到文献研究中的目录、版本、编纂、校勘中的诸多问题，初步建立了文献学的范畴和体系。张舜徽《中国文

① 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6年，18页。

② 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6年，105-106页。

献学》(中州书画社,1982年)中认为:“我国古代,无所谓文献学,而有从事于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,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。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为文献学的别名。”王欣夫《文献学讲义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)认为文献学包括“三个内容:一、目录;二、版本;三、校讎”。两书的观点,反映了传统上对文献学内容的理解。此后,有关文献学的通论和专论性质的著作便不断涌现。文献学是研究文献和文献产生、发展的历史,文献的性质、特点、种类、鉴别、功能、流传、整理及利用的科学。简而言之,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。版本、目录、校讎仅是其中的一部分,不能以部分代替全体。

文献既然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,那么文献学也就有普通文献学和专门文献学之分了。普通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,一般而言,有研究文献的特征和功能的;有研究文献和文献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;有研究文献的类型的;有研究文献的交流与传播的;有研究文献的资源共享的;还有研究某个特定的文献群或专门学科的文獻等。如果给文献学作一个初步分类的话,可以这样来分:

从流传上分:传世文献、出土文献。

从内容上分:普通文献学、专业文献学。

从时代上分:古代文献学、现代文献学。

从学科上分:社会科学文献、自然科学文献。

从使用上分:文献理论、文献应用。

从民族上分:汉民族文献、少数民族文献。

从国别上分:中国文献、域外文献。

这样划分的目的,仅仅说明文献学是一个集综合性、专业性、边缘性相结合的学科,涉及的领域之广阔,与诸学科联系之密切,发展进步之迅速,是众多学科无法企及的。这也说明,文献学作为一个基础和专业并重的学科,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发展进步,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。

本书所讨论的文献学,偏重于传统意义上的即狭义的古典文献学,它主要是以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。既考虑到普通文献学的研究范畴,又涉及到专门文献学的研究领域。其内容包括文献的分类、整理、编目、版本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、注释、编纂、鉴别、翻译、检索、文献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等。

第二节 文献的来源

文献作为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,就其来源进行考察,可以分为著作、撰述、抄纂和翻译四类。张舜徽在《中国文献学》中说:“综合我国古代文献,从其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分析,不外三大类。”他所说“三大类”,就是“著作”、“编述”、“抄纂”。洪湛侯在其《中国文献学新编》中亦承其说,认为文献内容体裁分为“著作”、“编述”、“抄纂”三类。郑鹤声、郑鹤春《中国文献学概要》列“翻译”一章。杜泽逊《文献学概要》总其成,分为“著”、“述”、“编”、“译”四种。各家观点已经趋于一致。

一 著作

文献学中的“著”、“作”,是指具有独到的观点、独创的体系、独立的思维模式,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文献作品。它是作者的智慧成果,任何同类型的著作都是无法取代的。也就是说,它具有两个特点:①排它性。②独创性。比如:道家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,儒家的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,《易》学中的《周易》和《太玄》,兵家中的《吴孙子兵法》和《齐孙子》,法家中的《韩非子》和《商君书》,文学中的《离骚》和《七发》,史学中的《国语》和《史记》,音韵学中的《切韵》和《韵镜》,文字学中的《说文》和原本《玉篇》,小说中的《红楼梦》和《西游

记》，训诂学中的《方言》和《释名》等，这些都可以称之为“著作”，都具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特点。

“作”的本义是产生、兴起的意思。《说文》：“作，起也。”引申为创作义。如《书·益稷》：“帝庸作歌曰：‘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’”汉代学者对“著”、“作”的义界表述得十分清楚。司马迁《史记》，创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和体例，成为正史中的开山之作。他在《史记》中，较多地使用“著”、“作”这两个词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：“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”，“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。”指明老子、韩非的文章是“著”。又《报任安书》：“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。”《史记》作者自认为是“著”。又作“箸”。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：“及稍定汉诸仪法，皆叔孙生为太常所箸也。”可知司马迁理解的“著”与“作”，具有个人创造及创新的成分，属于学术开拓性的工作。

当然，对于《春秋》、《诗》是否属于“作”，是可以讨论的。《汉书》中《春秋》类小序云：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”依班氏所载，《春秋》是有所本的，即来源于“右史”所记，孔子是整理者。有无“作”的内容？小序又云：“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，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是以隐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也。”在整理中又隐含了自己的观点，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其中又包含了一些“作”的内容。

比司马迁稍早的淮南王刘安作《淮南子》，其《要略》中云：“上考之天，下揆之地，中通诸理”，“故著二十篇。”亦为创作之义。王逸《楚辞·招隐士》序中说：“《招隐士》者，淮南小山之所作也。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，招怀天下俊伟之士，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。各竭才智，著作篇章，分造辞赋。”这里用“作”、“著作”、“造”，都是创作之义。王充常用“造”或“作”。《论衡·案书篇》：“《新语》，陆贾所造。”《对作篇》：“造端更为，前始未有，若仓颉作书，奚仲作车是也。《易》言伏羲作八卦，前是未有八卦，伏羲造之，故曰作

也。”又《对作篇》：“汉家极笔墨之林，书论之造，汉家尤多。阳成子张作《乐》，扬子云造《玄》。”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中说：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，于是始作《易》八卦”，“黄帝之史仓颉，初造书契”，“作《说文解字》。”淮南王、淮南小山、仓颉、奚仲、伏羲、阳成子张、陆贾、扬雄、许慎之所作，皆有开创之功，所以称之为“作”、“造。”

可以知道，古代学者对于创造性的思维而形成的著作，是给与充分肯定的。这是推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，对于当今的科技、文化、思想的创新，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。

根据这个观点，可以对《汉志》中有关著述进行一些分析。关于《周易》。小序云：“《易》曰：‘宓戏氏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’”据此记载，《易》属伏羲氏的创作。又云：“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”孔子依据《易》的内容而为之解说，属于“述”的范围，不归于“著”。

二 撰述

述，《说文》：“循也。”即依循义。《字汇》：“撰，撰述也。”《正字通》：“撰，属辞记事曰撰。”朱熹《楚辞·招魂》注：“撰，述也。”文献学中的“撰述”，指的是整理。这种整理，含有加工、提炼的意义，实则是二次创作。对于“述”与“作”的关系，朱熹《论语集注》“述而不作”注云：“述，传旧而已。作，则创始也。故作非圣人不能，而述则贤者及。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礼乐，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皆传先王之旧，而未尝有所作也，故其自言如此。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，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；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，不自知其辞之谦也。然当是时，作者略备，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。其事虽述，而功则倍于作矣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”朱熹这里分析了“述”、“作”的区别，解释孔子为何自称是“述而不作”，表明了孔子治学的严谨和道德的高尚。孔子整理六经，其价值远远超过原